禮記偶箋

序

萬子克宗作學禮質疑四方之士爭傳誦之以爲薛士隆陳君舉不及也已復著禮記偶箋及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勾稽穿穴考同訂異往往櫛比字句之微爬搔疏證以發古人之覆眞足爲先儒之諍友焉嘉淑每讀其書未嘗不歎其參訂之詳思慮之細裁識之精卓然度越于尋常也自昔兩漢能文之家皆原本經學推極六藝雖司馬長卿輩聲譽最高不得與仲舒劉向比絜晉魏以後詞章日盛而經學漸晦然自南北朝時兵戈相尋殆無暇晷疑于詩書道息而北朝人士辯論禮文儀節往往援據詳博非後人所及然後歎今之學者鹵

莽滅裂沾沾小文如秋潦之瀠洄無當于江河之流是源是委也顧克宗嘗著春秋說百餘萬言裒然成集矣不戒于火而三禮則散文别帙散爲數書蓋其疏麟經也薈蕞諸家之文小列同異無使絓漏而已至于二戴之麗襍周官之訛謬正以儀禮之文而或鈌或隱昔人稱讐書如掃落葉生千載之下以一已之心思智慮衡度而釐定之懼其多所未盡亦猶落葉之難除故隨所見書之畧成數種既精且詳矣若猶有未敢自信者克宗之爲學勤而且愼如此嗚呼此其所爲不可幾及者矣往余讀季本諸人所纂述下及何楷僩然離經畔道以傅會穿鑿爲能竊意六經自馬鄭以後更千餘年數

百家之推辯雖義理無窮而大指巳盡今得克宗所解駁皆先儒未發之秘洞若觀火而了無格閡乃知道文剩義要自無盡善讀書者自得之相證於千載之上無不可也克宗屬余爲序余於六經尤無所窺見何繇推述克宗之指歸且克宗年力甚富著述當亦日益多上下古昔以羽翼六經未易測其涯涘袁本初稱鄭康成以布衣雄世志不朽之盛事非一世之所擅彼本初者何足以知康成哉輒爲之序以復克宗兼附克宗之書以傳固不自知其固陋矣

歲在壬戌三月既望同學弟海昌陸嘉淑辛齋譔

禮記偶箋目錄

卷一

曲禮二十條

檀弓三十六條

卷二

王制十三條

月令十四條

曾子問七條

文王世子六條

禮器四條

卷三

郊特牲　七條
內則　二條
玉藻　九條
明堂位　五條
喪服小記　三條
大傳　二條
少儀　四條
學記　二條
樂記　一條
雜記　五條
祭法　三條

祭義一條
祭統一條
深衣三條
冠義一條
鄉飲酒義三條
射義二條
聘義一條

禮記偶箋卷一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曲禮

七十曰老而傳

傳。即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於子。觀王制云。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又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則其不能主祭。可以類推矣。禮器記季孫之祭。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儀禮少牢特牲。祭禮最爲繁委。七十者豈能勝乎。或疑傳重主宗子言。老而傳者。不唯宗子。予曰固也。彼五十服官政。大夫也。如子言。將人人必爲大夫乎。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賜者上與下之稱諸家解爲錫命非也錫命典禮賜物隨意三賜至再至三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內則云不敢私與爲人子而有車馬既貴顯矣其以父命賜物於人雖至再三亦不可及於車馬葢車馬至重非他物比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與此同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五句之首當有闕文

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能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卽爲純孝人亦未必遂稱

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

毋踖席摳衣趨隅

此羣居升席之儀也玉藻云登席不由前句爲去聲躐席是不問禮席羣席升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爲恐躐席也下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上指席端下指席末禮席升降皆正由上下鄉飲酒禮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賓升降皆自西方是也燕禮大射鄉射升降皆然羣席升旣不由前亦不正由上下而由席隅蓋禮席一席一人羣居則一席四人以長幼爲次升由上下則踐他人位是爲踖席必從

席隅升坐乃爲得禮故戒之曰毋躐席復著其禮曰摳衣趨隅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非也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主人坐東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謂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爲上也賓坐西北而南鄉其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爲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奥爲尊祭時太祖位奥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非以西爲上乎

冠毋免

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乎

毋絮羹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

客絮羹四句正明所以不可絮羹歠醢之故言爲客而絮羹歠醢主人卽以此辭客將何以爲情乎故不可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朝服而命必拜而命下堂而受必拜而受孔子問人於他邦且再拜而送況君乎

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孫爲祖尸。昭穆同也。或問太廟合祭。始祖羣祖皆有尸。宜如何。曰。據祭統。尸爲祭者子行。然合祭。必取于行。則昭穆有不應者。祖尸必以孫。然始祖又何從得孫。唯取王族最尊行爲始祖尸。羣廟有孫取孫。無孫取孫之孫行可矣。指高祖之祖父二廟。世遠未必有孫。即取孫之孫。昭穆同也。大抵諸經言尸。皆主祭父言。不必泥也。

二名不偏諱

謂二字爲名者。不偏主一字諱之也。若主定一字諱。一字不諱。是爲偏諱。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儀禮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條葢即是語而申

之有藉謂既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然無藉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按聘禮聘之日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受幣賓出所謂有藉者裼也古人冬月衣裘行禮有當裼時有當襲時不得相因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裼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裘之裼也見美也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

按裼有與袒連言者見於詩見於孟子大都皆傲慢不恭之狀有與襲對言者見於聘禮之賓主見

於曾子子游之弔而最詳於玉藻之篇大都皆行禮時文質相變之宜二者不得相混鄭氏註聘禮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襢裼者左註玉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裼賈疏云冬時襯身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說微不同皆不免與袒裼混愚考玉藻言諸裘皆言衣以裼之知裘外之衣謂之裼衣也又言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矣卽如旣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非禮服乎推此則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其謂之裼者何說文裼字从衣从易裘因事變衣因裘易也又裼有袒義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是之謂見美是之謂盡飾故曰裼其襲奈何玉藻云服之襲也克美也夫其於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裼外也裼衣見美盡飾而加衣以掩之使美充於內而不外見故曰襲然經不詳襲衣之制據說文釋襲爲左衽袍古雖大小斂之衣皆左衽生人左衽非聖人所許反復思之疑卽深衣也古人禮服無衽中衣袍

襌之屬有右衽未必有左衽唯深衣右衽在外當右旁左衽在內當左旁且衣裳相連全體深邃服之以掩蓋裼衣則美不外著又深衣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擯相可以治軍旅其用至廣聘禮文事也擯相類也禮盛而服之以襲不亦可乎吾爲約而言曰冬時服裘裘上有裼衣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裼裼襲之解如是而已矣又裼襲專就裘說不兼葛說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諸侯之上大夫卿聘禮卿爲使者至彼國曰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此勞之是行聘享私覿之後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訖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

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儀禮不言還辟此文補之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按聘禮聘之日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辟卽還辟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儀禮有覲禮無朝禮第就儀禮考之知朝覲只一事無二禮朝先而覲後耳何以言之覲禮於覲之日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曲禮此經參之此時應有朝禮蓋覲禮行於廟廟在路寢東竊意是日天子

將入廟受摯從路寢乘車而出諸公侯先俟於門外天子至宁下車而立諸公侯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也儀禮不具文之畧也已而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卽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也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儀禮獨以覲名先儒信周官謂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更以爲六服諸侯每服別分爲四一分朝春

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記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如先儒說唯秋冬覲遇者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者止東西一立而退永無北面而朝之禮何以明君臣之義乎愚故以覲禮及此經為正周官宗遇辨見本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按此文即左傳所云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忽然道塗相見故曰遇非謂有期日而先期相見也舊說非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士已食祿公朝不與齊民伍縱未有命車亦得自為之

故問其富則以車數對見其家富者得多爲車數未有定也若如舊說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命車唯一而已數豈無定且又何以見其富乎

天子祭天地

周制子月祭天於郊午月祭地於社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郊在南郊祭法謂之太壇周官謂之圜丘社在北郊祭法謂之太折亦曰太社周官謂之方丘北郊他經不見覲禮所謂禮月於北門外是也詳見質疑

支子不祭

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推此而言唯大宗得祭始

祖、族人無遠近皆宗之、繼高曾祖、禰之小宗、亦不得祭、也、高曾正適之宗得祭高曾、庶祖禰正適之宗亦不得祭也、鄭註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得之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

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即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即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

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合之此經知五等諸侯皆以圭爲摯特有長短之差不得泥周官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文反疑此經爲畧贊詞爲失也說詳周官辨非

檀弓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按此則墳與墓有別封土曰墳實土不封曰墓然既葬之後雖封土爲墳通謂之墓可也防墓崩者所封之四尺因雨甚而崩非崩及兆域至見尸柩也考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是掘地爲壙也壙深故其下棺也君用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綍亦曰引葬時屬引懸棺而窆故墓無崩道其或有水潦冲齧直當改葬而不止於修故禮有改葬緦之服豈有孔子於親墓崩及兆域第虛援古不修墓

之言而置之者乎故知其所崩者四尺之封也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據此是敗後髽以逆喪非敗後相弔以髽也特自此之後遂以髽行弔耳故此本其始而言之若謂敗後相弔以髽則夫死之婦自哀不暇遑及弔人夫存又不必婦人行弔故當通左傳解方不泥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禫之說鄭玄主異月王肅主同月今按此條及前朝祥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正

合是篇所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及三年問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之言爲可據士虞禮間傳皆言中月而禫謂禫在祥月中也卽合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卽禫亦不害爲中月鄭乃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考校兩文釋中爲間遂定爲二十七月而後世因之不思三年問一篇出於荀子荀子周人也二十五月之言必非無據奈何與之相背乎然先儒多知二十七月之不合於經而不敢昌言正之者親喪寧厚且相沿已久不能卒變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

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志記也若今墓志然飾棺之物孔氏顥孫氏圭之非公西赤公明儀爲之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畫帷黻翣畫翣各二披前纁後玄士布帷畫翣二二披用纁孔子爲大夫子張爲士循周制可也况從周固夫子之志乃用夏殷之飾胡爲乎意當時之人疑聖賢之喪必有異遂訛傳以爲然記者因而志之耳

經也者實也

此明經之義實者誠信之謂也人子於親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因經著義欲人之顧名而自盡也

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

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按此文毀宗即壞廟也下篇云殷朝而殯於祖又云殷練而祔即祔於此祖殷之葬期不見於經或即在練時毀宗以出者示將遷祔也其出必從廟門舊說謂毀牆而出非也前此朝祖業從廟門入今日仍從廟門出何害於禮

子思之母死於衛

舊說伯魚死其妻改適於衛此妄說也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既衰況上有聖舅下有賢子豈比窮民無告者而至有改適之事乎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設飾以明衣裳衣尸也始死身上無衣唯覆斂衾至此乃有飾故曰設飾按士喪禮始死即復楔齒綴足設奠於尸東遂帷堂以未沐浴尸身未加明衣也既帷堂主人命赴入坐於床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床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是即始死時之位夫婦未嘗亂也仲梁子之言何據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明器鬼器也當虛祭器人

器也當實宋殷之後當用祭器此醯醢百甕曾子謂爲明器要知襄公非不用祭器必其後張過制於祭器常數之外又用明器而實以醯醢是不知明器祭器之有別也故曾子譏之其後不合禮即此可見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鬛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註疏云封高四尺此因防墓封崇四尺謂葬孔子亦高四尺也竊恐未然板廣二尺三板凡六尺周禮大夫制

也。孔子爲大夫。正當六尺。若斧者。南北壁立。東西陵遲上狹下舒。若斧形。板施於南北。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按士喪禮。復與楔齒綴足。絕氣卽行之。設飾。指沐浴後設明衣裳一事。設飾後乃飯。以士喪禮序言之。復楔齒綴足。最先。帷堂。次之。設飾。次之。飯。又次之。言並作者。謂並作於一日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按士喪禮。將葬。既井椁。工獻材。材於殯門外。此云既殯旬而布之者。先布而乾之。至葬方可用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極形容孝子思慕迫切之情言其哭無時者其心若使父母必知之庶幾其反而還也其疑辭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兕革棺并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此天子親身之棺外加椑四寸椑卽杝棺也又加屬棺六寸大棺八寸二棺卽梓棺也見喪大記凡四重共厚二尺一寸諸侯無革棺襯上章云君卽位而爲椑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

柏椁以端長六尺

此天子之椁也據上文天子之棺四重厚二尺一寸是

上下左右皆合得四尺二寸。又據喪大記。小斂君衣十九稱。大斂君衣百稱。則天子當益多。棺中容尸。須寬廣得四五尺。是棺之上下左右。高廣且八九尺矣。而又入身長短。中人不下七尺。尺就周訁調衣服包裹當又加長。棺之前後兩和。合得四尺二寸。并容尸身八九尺。當共長一丈三四尺。夫以長一丈三四尺高廣八九尺之槨而椁止長六尺。不如如何用之。不可考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送。葬。之。車。卽士喪禮所謂乘車載皮弁服纓轡貝勒懸於衡。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之車也。以其爲送葬

之車故亦曰遣車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言其多寡之數視朝聘時主國相待之牢具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故此下文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个个介通書一介臣中庸作一个臣可見凡禮儀降殺以兩大夫五則士當三故士喪禮車三乘也按士喪禮將葬柩朝於祖薦車薦馬遣奠後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及行茵苞明器先車從於後苞者何柩行時取遣奠牲下體包之以葦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是也棺既下壙贈畢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舊說謂遣車以載遣奠苞牲體得名且泥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之文謂遣車之制甚小載苞置於椁

之四隅夫甚小之車豈能容三尺之苞而苞之不以車載喪禮業有明文且藏於椁旁並不於四隅蓋不知下文孔子所謂塗車乃從葬之車而謬以遣車當之也餘詳下文及雜記篇

季武子寢疾云云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春秋書季武子之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此方十七歲曾點之年史記不著論語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點居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此事卽有之亦是兒戲乃欲據以言狂何邪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謂告以有殯斂之事非辭之使去弔者亦不因辭而去也畢事乃出拜之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奉尸侇於堂主人降西階拜賓大斂時有大夫則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者卽當事而至者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按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謂往拜謝弔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云拜君命及衆賓所乘是也此言公弔之必有拜者正指往拜然衆賓亦往拜而獨言公者喪家有主後君與衆賓之弔皆當往拜若無主後則攝主但往拜君弔而衆賓不往拜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雜記曰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

尹主之故此言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檀弓孔子哭伯高子貢爲主且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則來弔而有拜者自不必言但攝主於來弔者君與衆賓皆拜往拜則不及衆賓耳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按禮君臨臣喪必升自阼階君自爲主臣不敢有其室也子游擯請事也士喪禮公賜擯者出請事故知弔亦請事由左尊君也不敢以賓禮待君也然觀雜記云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似凡喪擯皆由左而由右始於泄柳之徒然則子游之由左何以特詳之乎蓋君弔則擯當由左

賓弔則擯當由右。當時君弱臣強。君弔擯亦由右。而子游獨由左。故美而志之。泄柳之由左。殆因當時美子游之由左。遂以爲賓弔亦當然。相沿而失之耳。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按士喪禮。旣殯。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帷殯。無乖禮意。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古。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按士喪禮。主人親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俠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

屬引袒笄詁襲又君視斂君賵皆袒畢事襲此言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者蓋喪中有事則哀加甚事過則哀少殺而袒襲因之然其所以袒者以便於行事遂因以爲節耳此與裼襲不同亦與袒裼不同裼襲指裘外之衣說見前袒裼則袒去裘外之裼衣而全露其裘故裼襲爲行禮質文之變而袒裼爲傲慢無禮之容也此喪中之袒則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掩之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衰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妨於治事射儀之袒襲祭及養老割牲之袒皆然覲禮之右肉袒乃自右袒去朝服也士虞禮之鉤袒乃以手指鉤其袂而起之也此二者與諸袒有異亦不可混袒裼說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按王制云周人弁而祭殷人冔而祭祭交神之事吉禮也今葬亦首加弁嫌過近於吉故仍加麻絰於首而要葛帶不純凶亦不純吉曰與神交之道何也親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葬則尸柩俱歸於無迎精而反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親而神之自此而始服祭服之弁而以神道事其親故曰與神交之道也舊說解爲山川之神者非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古者井田制行民皆族葬故孟子云死徙無出鄉王制云墓地不請所謂北方北首亦就其鄉之北耳下文趙

文子觀於九京豈九京亦在晉國之北諸大夫皆於此
葬乎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
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
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
末有所歸也

按雜記唯士葬與卒哭同月天子至大夫卒哭皆後葬
二月先儒謂虞祭間日舉唯可言於士禮考之春秋葬
必柔日葬日虞故士虞禮云虞用柔日也間一日再虞
又間一日三虞皆柔日三虞之次日剛日也乃卒哭卒
哭之明日乃祔三虞卒哭附祭三日接續行事故曰其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變謂喪祭變爲吉祭也先儒釋變爲變禮固非謂三虞與卒哭皆用剛日唯卒哭與祔祭連接亦非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又曰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夫言再虞皆如初則皆字包三虞立文以上文末及三虞故下復言三虞以足之三虞二字不連卒哭讀卒哭他用剛日謂卒哭別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正與此經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爲句謂同用剛日則虞祭亦可日成事矣不疑與此經戾乎祔於祖父祔主于祖廟也上文云重主道也足知天子至大夫士始死必有重重

徹必有主先儒因士喪士虞及特牲少牢諸禮皆不言主遂謂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之彼孔悝去國猶載祏以行無主何以有祏藏祏以主諸禮之不言主特文不具耳因此而謂大夫士無主然則大戴禮諸侯遷廟篇言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將謂諸侯亦無主乎主既祔則主藏於廟三年喪畢諸侯則遷死者之高祖於祧遷死者之祖於高祖之廟而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廟不拘昭穆皆然大夫士則祖與高祖同廟異室喪畢遷高祖之主而祖主遷於高祖之室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室不拘昭穆皆然先儒謂祔後主反於寢上篇云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亦云喪禮每加以遠考士虞禮將

旦而祔則薦薦餞也既餞而祔於祖矣復反於寢既進
而退自遠而近有是理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
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靈略似人形塗車略似車形故可從葬觀此則知以
遣車爲從葬者皆妄也古用芻靈後易爲俑孔子善芻
靈而不仁俑知後世非皆用俑也蓋有之耳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个介通介者諸侯相朝大夫出聘從行之介也雜記遣
車視牢具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是
牢具之數又視乎其介故此言介不言牢該之也士不

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蓋泥於以遣車爲載芭從葬之車而士喪禮無之故爲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段差之不屑屑也

入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據本文是哀樂相生之序但此章是論喪禮之踊上文云辟踊哀之至也哀親之死豈因樂極而生乎諸家紛紛其說未悟斯旨孔疏云鄭康成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而劉氏欲於猶斯舞舞之下增矣字而删舞斯慍三字即孔疏意此爲可從蓋上文固言慍哀之變也此

言辟踊始於愠方與哀死意合

子卯不樂

註疏取桀紂死日爲說漢書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但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值夏殷亡日也若專指夏殷亡日不應因甲子乙卯兩日盡子卯而忌之也

衛柳莊死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縣如字不音玄蓋裘氏邑名潘氏縣名也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乎噫

公肩假謂般爾欲以人母試已之巧則豈不得以人之母試已之巧卽有病於爾乎諸說未合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云云

入保者句斷息曰二字連蓋禺人太息而言也負杖入保者老人避兵入保城邑者也禺人見之長嘘鼻息而言如今人胸中忿恨嘘氣爲聲聲從鼻出故曰息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京山郝氏曰故謂名新謂謚舍故諱新謂舍舊日之名而稱新謚以諱之也愚按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

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考史記獻公隱公之高祖武公隱公之曾祖范獻子聘魯在昭公二十二年獻公至昭公已十二世武公已十一世時猶諱具敖京山說是也舊說以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非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百祀百年也木過百年堅老可爲椁材廢祀廢山澤之祀也廢祀刎人姑爲之令而已究屬可疑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

妹亦如之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按繐衰四升有半布細而疏喪服傳列小功之首唯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之五服親族無用此者叔仲皮從學於泄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素知禮爲之服斬衰殺絰時俗尚輕微妻爲夫有服繐衰環絰者皮之弟衍拘於俗見請於子柳欲令皮妻易服繐衰環絰且云昔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無我禁者是不知繐衰非姑姊妹之服并不知妻之爲夫更不同於姑姊妹也失禮已甚故子柳不答衍不悟其非退使皮妻改服繐衰而環絰舊解非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此言卒哭明日祔主於廟之異離之者孫雖祔祖新主在祖主祏中以物隔之也合之者無物隔之也祖孫一本之親合之為是故孔子善魯舊說以祔為祔葬者非

子經孫承天 承武較刻

乾隆己卯歲

孫福重校刊

禮記偶箋卷一終

禮記偶箋卷二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王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卷衮通衮以龍得名天子冕服十二章自日月星辰以下而名曰卷者衣有龍章龍形衮然尤昭著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冕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天子之三公加一命得與上公同然此異賜非常法也鄭康成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天子冕服止於九章考郊特牲云郊之日王建旂龍章而設日

月明堂位亦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旂未常有星辰也左傳言三辰約畧之詞耳且龍亦畫於旂如鄭言亦當不列於衣矣何以獨名袞乎愚於周官司服詳辨之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周制天子七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九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兄弟同昭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定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諸侯五廟者亦然大夫三廟

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以爲常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一廟者則高曾祖禰異室祀之庶人於寢亦祭高曾祖禰大祖始祖也其廟百世不遷大夫有大祖故其子孫適長世世爲大宗士無大祖親盡卽遷故其子孫適長亦祇爲小宗諸侯別子及異姓臣皆然詳見質疑○註疏載天子廟制王鄭不同余從王說葢七廟者天子之常數三代所同也世室之有無多寡不可定此非常數也三代所異也據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七廟之外更有禹廟又鯀列於郊亦當有廟是夏有九廟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七廟之外更有湯廟又冥列於郊與書稱大戊爲中宗武

丁爲高宗皆當有廟是殷有十一廟也周則初以后稷爲始祖合文武世室而爲九東遷之後祖文王合武世室而爲八（詳說質疑）要之宗無定數而七廟之有常者三代曷有變哉或疑殷之三宗并數祖甲而玆獨不及何也曰書於祖甲不稱宗也不稱宗何以言殷有三宗曰并湯而數之也史記於太甲不稱太宗乎曰不見於經吾未敢信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按祭統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與此文同蓋三代通禮也行於子午卯

酉月鄭康成謂爲夏殷之祭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爲殷祭蓋泥於天保詩禴祠烝嘗一語不知此詩作於武王時而禴祠烝嘗是諸侯之祭武王未受命未遑制作尙以侯禮祀先故禴祀烝嘗遂見於詩迨周公相成王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定爲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而禴祠烝嘗爲諸侯之制也時祭中夏禘最大每歲舉行先儒信緯書或謂三年或謂五年者皆不可信禮不王不禘此連諸侯並言者蓋春秋時若魯若晉俱僭行禘記者從僭後爲文誤信以爲固然遂與天子連言之耳詳見質疑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凡合祭曰祫禘嘗烝皆合祭故皆言祫據此則知天子別無祫祭凡諸經傳所言祫皆指禘嘗烝之祭也但烝嘗二祭止大祖及羣廟而禘則上追大祖之所自出下及於毀廟之主其祫較烝嘗爲大凡祭皆曰有事而禘之事較凡祭爲大故春秋于文二年八月之禘書爲大事而公羊釋之曰大祫也詳見質疑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

諸侯固不得行禘即就僭禘者言亦無犆祭之禮葢禘必於大廟必合羣祖此言一犆一祫者記者見閔二年春秋書禘於莊公遂以爲犆祭而云然也當時魯禘周公以魯公而下諸祖配祭至閔公時遂用禘禮祀莊公

莊公分卑周公至隱桓諸禰無下就莊公之理必是禘祭故記者誤指爲禮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

按考工記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土地者度地也此司空執度當準土圭以爲廣狹然不必拘拘一圭爲一度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此篇後章云五十不從力政則此使民自不及老者任事食食俱就壯者言任老之事寬其力也食壯之食厚其養也大戴千乘篇云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與此同舊說非

赦從重

此所謂赦、卽下文衆疑赦之者也、書云罪疑唯輕則所謂赦者特赦其重罪減從輕罪、非竟赦而不問也、從重者減二等、若三等也、罪減從輕、而曰從重者減等之罪則輕、而赦之之意則重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郵傳行書不留滯、論罪者事至卽決、如郵之行書、不使留獄、故曰論郵、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註云、道中三塗是已、然必左右皆一定往來悉由之、男女方不雜竊意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塗之橫

者以南爲右以北爲左如舊說則往之男與來之婦遇來之男與往之婦遇不病雜乎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古者百畞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畞三十步

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畞而徹非授田實有多寡由尺步有廣狹也觀此文可見古者指殷時今指周時殷周之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於周尺五之一故殷之一步以周尺計之則爲八尺殷之百畞以周步計之爲百五十六畞二十五步也然則殷之七十畞周之百畞有奇矣殷周如此夏從可知○按鄭註所算田畞數與經文不同經文有誤鄭註爲

是誅又曰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戰國時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是鄭亦不定周尺爲八寸也孔疏乃更以八寸尺爲數是確信周尺爲八寸矣按說文釋咫字云八寸爲咫周尺也許君之意謂古以八寸爲咫周尺短于古尺五之一古八寸之咫已爲周十寸之尺故云爾也其釋尺字云十寸爲尺尺既爲十寸則知周尺雖即古之咫然亦自分爲十寸故謂周尺止于古之八寸則可謂周尺止分八寸則不可且尺之長短虞夏以前則生於律故書云同律度量衡殷周有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諸事皆與民變革見大傳故其時律尺自爲律尺僅守於樂官而民用之尺則因璧以爲之準考工

記玉人職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是也就覲玉人所制桓圭琬琰璧琮大璋中璋皆九寸其于瑑圭璋瑑琮則直言八寸使周尺止分八寸則凡八寸者何以不言尺九寸者何以不言尺有一寸乎范景仁不明尺皆十寸而曰王制古步八尺八寸之尺也今步六尺四寸十寸之尺也然則古步今步同矣何以古者百畝爲今之百五十六畝有奇乎陳用之據玉人典瑞鄭註謂周時八寸十寸皆爲尺而以此文六尺四寸爲八尺取爲八寸尺之證此與范景仁之失同皆泥于舊聞而不考之經傳者也愚有辨尺度書二首詳言之附載周官辨非後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季春之月日在胃孟夏之月日在畢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季夏之月日在柳孟秋之月日在翼仲秋之月日在角季秋之月日在房孟冬之月日在尾仲冬之月日在斗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按月令每月首言日在此指日躔言俗所謂過宮也鄭註以日月會言之誤矣夫日月之會必在朔日而日躔必隨中氣故日月之會多在前宮如孟春以娵訾爲本宮而日躔未至十月之會尚在玄枵餘月類推至日躔本宮月與日相去有遠至數宮者一晝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宮凡三十度有奇約二日有奇而月過一宮唯閏月

後月之朔。日月之行同宮。然其相會之時刻。亦未必與日躔之時刻脗合。有先一二時或三四時者。夫月之行速。一日差日十二度有奇。唯會在躔後。則在本宮。若會先一時。則至躔時已約差一度。先二時或三四時。已差二度若三四度。是則日躔在朔雖行同宮。而其會尚非本宮。况日躔之去朔遠者哉。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宮。日躔一月一宮。有閏月之歲。日月多一會。而躔次止十二宮也。如以日月會言日在何以處閏月之一會乎。又况記文止言日。原不必牽月爲言也。

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祀戶夏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其祀竈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祀中霤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祀行

按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此五人帝配五行者也五時迎氣祭五行而人帝配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則五行之官是爲五正從祀於五人帝左傳家語謂之五祀者也此唯天子得祀之至戸竈中霤門行之五祀則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得行之祭法天子七祀云云皆不可信說者謂夏祀竈冬當祀井月令冬祀行是記之誤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夫井水日用所資不輕于竈行非水類何獨祀於冬其理頗長故後世多因之

鴻雁來

呂氏春秋作候雁北嚮從之蓋仲秋之鴻雁來季秋之鴻雁來賓自北而來南也孟春則自南而北矣月令一篇原從呂氏春秋簡出凡篇中字句不同者皆當閱原本求解爲是特爲括出。迎春於東郊還反原本反作乃屬下句讀。宿離不貸原本作不忒。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原本參在于上。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原本作入舞舍采。季春命國儺原本作國人儺。孟夏迎夏於南郊還反原本作乃與孟春同。仲夏毋燒灰原本作毋燒炭。季夏無或差貸原本貸作忒。以搖養氣作搖蕩于氣毋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

持功句首有命字。可以美土疆原本美作化。孟秋迎秋還反亦作乃。季秋師興不居原本作師旅必興。仲冬飭死事原本無此句。季冬雉雊雞乳原本作乳雉雊

春居青陽夏居明堂中央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玄堂

此等名號唯明堂自古有之其餘不見于他經必呂不韋以意定之欲施之平一天下之後者也然自古唯天子之始祖廟得稱太廟今以生人所居于其中堂俱稱太廟此何義乎不韋自成不韋之書吾還其爲不韋之制而已必欲多爲之說奚爲乎

毋殺孩蟲胎夭飛鳥

按魯語澤不伐夭韋昭註云草木未成曰夭此文已及孩蟲胎飛鳥下又言毋麛毋卵則恩及飛潛動矣夭字從國語解則植物亦皆得所益見周至上文禁止伐木則成材者也

孟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

按諸家於行令俱云君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仲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餘倣此又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愚謂人君行令或失於怠或失於忘必無擇時而失者也必若諸解是孟月必擇孟月

而失仲季必擇仲季而失矣且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爲失令將孟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及季夏季秋季冬之令爲非失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則感名咎證如此設人君於孟月有行仲季令者即無所感名乎記文言此戒人君行令不容差忒解者當渾融以會其意若過爲分析反失之矣或曰如此則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其類不相應奈何曰咎證之應或以其類人君之行令不能保其孟月必不行仲季之令仲季必不行孟令也。再按每月之令有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有可以常行者有是月不可行即他月亦不可行者即以孟春言之如迎春祈穀耕籍布農諸事

此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也，如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守典奉法掩骼埋胔諸事，此可以常行者，即行之他月，必不名災也，至如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兵戎從我起諸事，此是月不可行，即他月亦不可行，行之不但如記所言咎證之應已也，然則所謂行某令行某令者，豈犯其所禁如伐木覆巢諸事乎，然此瑣瑣之事，必非天子自行，而謂君於某時行某令，則咎應如此，其說終未可通，反覆思之，蓋天時之失令也，其咎應則如今之田家占驗也，曰若是則人君失令，可弗恤乎，曰吾非謂人君可以失令也，特就所應咎證驗諸所行之令，有以知其爲天時之失，若夫人君之令，已詳於每月，從之則得

違之則失不既昭昭哉

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

呂氏春秋作入舞舍采註云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按夏小正云二月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之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據此相參益知當從呂紀原文

季春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按夏小正二月祭鮪鮪者美物也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據此則薦鮪祈麥是二事不相因

仲夏養壯佼

攸矯通强也。

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舊說因秦建亥以此月爲歲終非也考史記秦之以十月爲年始在始皇二十六年一天下之後月令成於不韋王用夏時意其時東周旣滅不韋擅政巳改周正之建子而爲建寅至始皇一天下之後卽因建寅而改十月爲年始是謂建亥然非不韋著此書之本意也因始皇後日建亥遂取建亥以釋是書可乎然此季秋而曰爲來歲受朔日何也須明年正朔也諸侯國有遠近故於季秋須之而正朔則是建寅此時秦雖未一天下而有天下已過半必有頒朔之事若據此來歲受朔日之

文謂此書卽主建亥則孟冬有云祈來年於天宗季冬有云順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者來年來歲又將何指乎不韋改建寅說見質疑

孟冬大飲烝

大飲者天子養國老庶老鄉國則徧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也是二事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

此秦國所行之禮不韋卽著之以爲天子之禮耳孔䟽謂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按郊特牲言天子大蜡八不及此數者豈數者之祀反小而不得謂之大蜡乎必不然也所以於此月祈來年者秦初奉周正朔此月之次

月卽是來年故祈於此月此改建寅尙因之而未變耳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祭在周爲蜡祭但郊特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而此言臘先祖五祀亦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月旣烝則已祭先祖五祀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病數乎臘爲秦祭而左傳云虞不臘者周以亥月爲臘月是月索饗萬物卽名蜡祭秦則直名之曰臘其祭之神亦異獨勞農休息則同於周耳

仲冬命之曰暢月

是月陽生故曰暢月陽方生而曰暢者扶陽之義喜之之詞也不與上文連

曾子問一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先儒於此章不得其解謹爲辨之其葬而致命謂雖已葬而喪未除不可行昏禮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他人也其弗敢嫁蓋曉致命之意弗敢從前吉遣

嫁以俟其除喪原非欲嫁他人而不敢也今乃以致命爲恐失嘉禮之時使之他嫁以弗敢嫁爲弗嫁他人固已謬甚至壻弗取而后嫁之謂壻守前說不取其請而后此女嫁於他族噫此豈聖人之言乎夫既云納幣有吉日則六禮已行其五特未親迎耳免喪之後何不可娶而必令嫁他族邪考士昏禮宗子父母沒則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之禮此云壻弗取者不親迎也而后嫁之卽嫁此壻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卽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而嫁卽嫁十五許嫁之夫也曲禮云女子許嫁笄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豈適他人乎要知免喪之後男必娶女必嫁舍已定之婚

配而別求他偶則六禮豈能遽行歲月更須有待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媒氏通之告於禰廟而行之亦既慎重其事矣一旦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乎或疑魯文公娶在三年之外君子尚譏其喪娶免喪而娶志不忘婚君子惡其忘親也指喪中夫春秋所以譏喪娶者以爲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之薨未二十五月而遽行納幣諸禮故雖娶在三年之外而圖婚則在三年之內是以譏之也此既納幣有吉日而後居喪喪畢而成禮豈有圖婚之志乎若因其終娶而遽誅其志聖人不若是已甚也

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禰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鄭氏註昏禮三月祭行為助祭而不指為廟見孔氏又因昏禮無見祖廟正文遂於此條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可見廟見非指祭禰

何則祔必以昭穆孫婦必祔祖姑皇姑祖姑也生時未廟見故死不遷不祔昏禮記所謂三月然後祭行者乃行祭於高曾諸廟而以婦見與此記三月廟見之文相發此謂士也若大夫有始祖廟者則并見始祖廟也其或支子之小宗止有禰廟若祖廟或未有廟者則已見於已所得祭之廟而餘廟則統於宗子以見之也三月而見者歲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必依於時祭然婦入而遇時祭或一月而遇或二月三月而遇遠不過三月舉遠以包近故曰三月非必定於三月也廟見必依於時祭者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祭所取而爲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

婦卽爲主婦所娶而爲衆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其不卽於時祭見者祭禮煩廟見禮簡且祝辭難兼故於祭禰言擇日明不與時祭同日也廟見之禮若何卽儀禮三月奠菜之禮通之可也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見也廟見亦成婦義祭禰亦稱來婦亦互見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祫祭卽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之三祫也合祭於太祖之廟故曰祫祭於祖謂別有祫祭者非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

當祭而日食可承上章謂是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至大廟火止宜言是郊社五祀之祭不可及嘗禘蓋嘗禘行於太廟如當嘗禘而大廟火則救火不暇安能接祭乎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

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故出疆卽以椑從備急變也喪大記椑之外有屬與大棺此云以椑從則在

外大斂止於椑屬與大棺殯時備用其殯服供殯事之物也闕觀闕非毀墻之謂此言闕不言門下言門不言闕相互也升自西階周人殯於西階上也時已大斂尸旣在椑入即可殯故於西階舊說謂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非也小斂尸未入椑入時尸在前椑在尸後子在椑後故曰子免而從柩升自阼階周人大斂於阼時方小斂升阼階就大斂也舊說謂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亦非也

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

按此篇云祭殤必厭大戴禮天圓篇云無尸者厭也知

此不厭祭當從吳幼清解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宗子殤之陰厭不及凡殤與無後者之陽厭爲是蓋祭成喪必有尸有尸則非厭先儒因特牲少牢二禮未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鉶南以祝神此時無尸遂謂之陰厭尸出之後餕畢佐食徹尸俎設於西北隅此時無尸遂謂之陽厭非也夫祭之初祝酌奠祝神者此降神也天子諸侯之祭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大夫士不得用故於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祝饗佐食取黍稷膚祭於苴茅上祝取奠觶祭於茅主人再拜稽首乃出迎尸此非降神而何奈何以爲陰厭也此禮詳見士虞禮蓋士虞特牲少牢本互見也若夫餕畢西北隅之設正如士喪

禮大小斂之奠既徹必設於序西南當西榮處不褻神餘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於外于彼乎于此乎此君祭然也特牲少牢之改設於西北隅亦即于彼于此之意奈何以爲陽厭乎且厭之爲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下章言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屋漏受牖之明處故曰陽也今考二禮之改設則厞用筵厞蔽之也筵席也且闔戶牖俾之幽闇于當室之白謂何吾所不取也

殤不祔祭

殤孫雖祔祖然祭祖時孫不得與故曰不祔祭蓋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殤別有祭下文自明先

儒因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遂改此文爲殤不備祭殊可怪也

文王世子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在字當如字解後同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先王立學造士其教非一端其居非一處蓋學其統名而瞽宗上庠東序卽一學中之別名也其官則大司成爲之長主論說大樂正次之主授數其屬有小樂正教干及詔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大胥贊之學干有籥師教戈而丞與胥贊之大師主詔絃誦執禮主詔禮典書主詔書因其人因其時而教行焉三代盛時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公族在宗廟之中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廟君之宗廟也上嗣公族之適長子也此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公族助祭者有此登餕獻受爵之禮唯上

嗣得與重適也其禮亡無可考舊說引特牲禮爲據特牲士禮也豈可語于天子諸侯之祭乎愚於特牲禮嗣舉奠及祭畢宗人遣舉奠食餕甚以爲疑求其說而未安斷不敢以其近似而據爲此節之解也按祭統云尸謖君及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具陳於堂下百官餕是則餕有登堂不登堂之異矣又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有獻則有受是獻與受爵只是一事特未知上嗣之於此二禮如何耳

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族之於天子諸侯以親則父兄子弟也以分則君臣也喪服臣爲君服斬衰三年衰三升有半此不分同異姓親疏族屬皆然而其位次序列則依其本服之精麤如君之諸父兄子弟齊衰其本服也是爲麤其從父兄子弟及再從三從者大小功緦麻其本服也是爲精麤者親而在前精者疏而在後陳可大謂臣爲君服斬衰衰制雖同而升數多寡各依本親若是則本親在大功者服八升九升布之斬衰本親在小功者服十一升十二升布之斬衰矣抑何不考之喪服乎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

修之以孝養也

按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詳味此章乃是以燕禮養老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鄭註準鄉飲酒禮推之何則燕禮膳宰爲獻主此則天子親獻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此則有三老五更羣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其言良是發咏謂禮珍既具天子遂迎老更入門此時樂工奏樂故云發咏入門之後揖讓升拜至拜洗拜送爵三老受爵卒飮而樂止三老酢於天子樂又作天子卒爵樂又止郊特牲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爵而樂闋卽此也然燕禮賓至庭

乃奏肆夏賓受爵樂止與郊特牲所言不同者燕禮是君燕其臣郊特牲是賓主相燕故禮稍異養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賓主相燕之禮而五更羣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退謂天子獻三老三老酢天子天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酒主賓獻酬畢賓降立之儀而五更羣老之獻一如鄉飲酒之介與衆賓其降立之儀亦同蓋自省醴以至獻酬天子必躬親之所謂修之以孝養也祭義及樂記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以食禮養老也說見樂記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正君臣之位是言席次當考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諸

禮始明鄉飲酒主人席阼階上西面燕禮大射儀公席亦在阼階上西面今養老畧同鄉飲酒禮則天子主席當在阼階上西面與燕禮大射儀公席同燕與大射宰夫爲主人公席于阼乃是君位今天子踐阼行事雖主位實君位也三老之席如鄉飲酒之賓當在戶牖閒南向與燕禮大射之賓席同五更之席如飲酒之介當在西階上東面與燕禮大射樂工之席畧同羣老之席當如飲酒之衆賓在賓席之西與燕禮大射儀小卿及大夫之席畧同燕與大射之賓工及小卿大夫之席乃是臣位今老更雖居賓介之位實則臣位也故曰正君臣之位天子居君位是貴老更居臣位是賤老居賓位是

貴更居介位是賤故曰貴賤之等等位既正而上下之義行矣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按義理爲文此意最精本固爲內文亦非外禮以義爲質安得爲外謂之文者亦就忠信對言耳有忠信之實必以爲主而裁度吾心必合於義理之安而後行之行之得其條理即謂之文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自得其條理故曰義理禮之文也無文不行禮以義起也

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　有以素爲貴

者大路素而越席

大路祭天所乘之本路也殷周皆然先儒信周官謂周祭天乘玉路玉路就多而文飾則是以所賤事天已豈其然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樊纓十有再就上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要知周常時所乘未嘗不以多爲貴文爲貴而此獨貴乎少與素者尊祭天之車也郊特牲言周郊而曰乘素車素車非即此大路乎愚於周官巾車詳辨之矣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此周冕服之制龍袞績於衣黼黻繡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又諸侯有國主斷國事黼之言斷也大夫輔國主辨國是黻之言辨也冕以朱綠爲藻亦周制先儒疑爲前代之制非也餘見周官司服條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頖宮魯學名古人立學必有先聖先師魯立頖宮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說見郊特牲將郊而先有事告后稷也季秋大饗明堂亦先有事以告文王

子經 孫承天 承式 較刻

乾隆己卯歲

綠福重校刊

禮記偶箋卷二終

禮記偶箋卷三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郊祭天用特牛配以后稷亦特牛故名諸用牲於郊牛二社稷主祭畿內土穀之神祭法所謂王社也配以句龍后稷皆用大牢名誥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一大牢者祭率土地祇無稷無配故也說見下文

諸侯不敢祖天子

說者據左傳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魯以周公故得祀其所出之祖故立文王廟非也又有謂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得行郊禘故立文王廟亦非也左傳雖言周廟不明言是文王廟而魯之郊禘始于僖公其謂成王賜之者後人假托之辭也魯安得有文王廟左傳所云周廟葢即頖宮也魯立頖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見后稷文王爲周天子之祖而魯得祀之於學遂謂爲周廟是則魯之祀后稷文王於頖宮者以之爲先聖先師而非以爲祖也謂之周廟已非其義謂之文王廟不幾於祖天子乎使魯果祖天子而立文王廟此記何以不明言之也或曰諱之也夫記禮之文與春秋不書內惡異何爲而諱之乎且子何以知頖宮祀后稷文王曰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先有事者告后稷也周公之言曰文王我師也然則魯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何疑哉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按喪服傳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葢不臣者主之所以厚賓服之者賓之所以報主各盡其道而已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

此天子於夏日至祭率土地示於北郊之社也郎大折郎方丘無稷說詳質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於郊故謂之郊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郊郎太壇郎圜丘此文言周郊事最詳車旂冕服一以此文爲正辨見學禮質疑及周官辨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八蜡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蓋司嗇即先穡不可分爲二貓虎一物不可合爲一經文自明諸說未了主先嗇而祭司嗇謂八蜡以先代始嗇之人爲主而司嗇即始嗇之神故以爲首報嗇

二字蒙上司嗇百種二者而言言祭二者皆所以報先嗇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京山郝氏云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蜡祭之服此說是也先儒謂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玩此記上下文俱詳言蜡事並不及臘奈何意爲牽合乎按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也秦則臘月卽名臘祭而所祭者及先祖五祀與此篇所言蜡祭不同說見

月令臘先祖五祀條　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即息田夫也

內則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

族人於大宗不定是兄弟或尊而爲祖父行或卑而爲子孫行彼爲宗子卽當宗之故雖宗子爲吾之子行或從弟猶當歸器物以奉之不敢以卑幼而忽之也子弟且然況父兄乎必獻其上就尊行爲宗子者言子弟不

可言獻故曰歸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教教者之事學學者之事十年之前知慮未開故須教者爲主而使之學十年以後知識漸通故須學者爲主

而子以教古人六藝皆於幼時習之八年教讓卽禮也故十年曰禮帥初十年學書計是書與數也十三年學樂舞學射御則六藝全矣讀者愼毋泥二十始學禮之文謂禮非幼時事也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

此天子祭服之正也冕十二旒袞十二章貫玉之藻用朱絲舊說此服唯施於祭宗廟非也凡祭皆然辨見周官司服或曰祭有大小章服豈得無別曰祭之大小以神有尊卑也然祭之者爲天子豈因是而異其尊卑乎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一定之制

天子而服臣下之服斷無是理也

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天子聽朔於南門外說者謂是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于理或然至謂告朔亦於明堂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非也每月告朔用特牲祭法謂之月祭天子諸侯宗廟皆有月祭則天子告朔於廟可知閏月告朔同而聽朔異觀魯文不告閏朔左氏以爲棄時政則閏月同告于廟可知而聽朔之異則此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門即明堂之門南鄉皇氏謂明堂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恐未然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聽朔於大廟則告朔亦於大廟矣穀梁子云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此言聽於大廟是受于禰廟而藏于大廟也故於大廟告朔竟卽於大廟聽朔而後徧告於高曾祖考之廟皆以特羊祭法謂始祖高祖廟無月祭非也

登席不由前句爲躐席 爲去聲

禮席升降正由上下羣居升席則趨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爲躐席也說詳曲禮

深衣 參用師說總錄深衣篇便考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

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裘之裼也見美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

觀此則知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即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尸襲

後章云禮不盛服不充即充美之謂也尸襲者以孫之身象祖之身禮盛充美故襲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徵角宮羽言佩玉之制有厚薄之分故其聲有清濁之異五音宮最濁角清濁之間徵次清羽最清玉厚則聲濁爲宮玉厚薄中則聲清濁中爲角玉次薄則聲次清爲徵玉最薄則聲至清爲羽五音宮爲首故左次生徵故右次生商居五之中故不列次生羽故左次生角故右左先右後故佩玉之制亦以相生之序一先一後也玉既合乎宮徵而君子之趨行進退皆有節故衝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此謂郊時也王衣大裘裘衣以裼之郊特牲云王被裘以象天是也裘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路車郊特牲

所謂素車卽木路也蓋大路也素車也路車也木路也一而已矣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按聘禮行聘享時賓介皆入門左此公事自闑西也及行私覿賓入門右擯者辭乃入門左上介亦然士介初入門右擯辭士介不敢入門左卽於門外拜送是私事不皆自闑東也禮特言其初耳

明堂位

朝諸侯於明堂

此篇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於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守

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皆於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欲毀明堂此則東嶽之明堂也東嶽有明堂則西南北嶽亦有明堂可知四嶽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文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夫聽朔必於明堂則謂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朝諸侯於明堂經未實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

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載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於方嶽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宮即方嶽之明堂也畿內則天子受覲於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在方嶽者以祀方明在畿內者即子月日至郊天之大壇明堂大壇同在三百步內古者步百為里方三百步方三里也大饗明堂則以文王配說者緣此謂明堂即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宮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宮方三百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宮即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子淳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為哉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孟春建子之月也周天子一歲祭天凡四郊也祈穀也大雩也大饗明堂也四者之中唯郊大報天禮爲盛大據此文魯直僭行日至郊禮而祈穀大雩更不必言故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與此合唯左傳有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先儒信之遂謂魯雖僭郊止行祈穀禮不行日至禮豈知左傳所云者固皆魯僭郊之後諱言日至之郊而托言祈穀以輕

其事猶其自僭王禮而托於成王之賜如此文之說也餘詳質疑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按此文言禘周公於大廟而不言祭文王合之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言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而不及所自出之帝觀之知魯但僭用天子之禮樂如此篇所云者以祀周公非必祭文王爲所自出之帝以周公配也上文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若果祀文王以周公配亦當如郊例明言之矣又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魯遂以七月行禘此言六月殆初行禘時如此後乃因獻子之言而定于七月耳說詳質疑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服冕服也四代皆十二章虞以韍名故曰韍冕禹之致美乎韍冕猶仍虞名也後更以山名殷則以火名周以龍章名龍形袞然故名袞冕先儒謂爲韍制四代增加豈一韍而備諸采乎且山龍皆衣之章而下移於韍聖人不若是無别也

讀明堂位

予嘗讀左氏傳齊桓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吳季札聘魯觀樂歌則風雅頌畢陳舞則異代咸備竊疑魯雖周公之後亦諸侯之國耳奚以獨備

禮樂豈制作出自周公故魯獨守之乎王朝侯國制各不同當時侯國禮樂諒必同時班布魯不得獨異也謂周公制作魯獨守之是周公自私其子孫矣有是理乎然則魯何以獨備禮樂曰因郊禘而有之也魯何以得有郊禘曰僭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乎曰重耳請隧襄王猶知却之成王賢主也必不以非禮加人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固知禮者必不以非禮受其謂成王賜而伯禽受者蓋魯後人既僭用之恐遺譏後世假先王先公以自文耳然則仲孫湫韓宣子何以稱之曰僭既久矣即魯之子孫亦且相忘況他國之卿乎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曰是則然矣孔子嘗言魯一變

至於道。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非與其禮樂之獨存乎。蓋孔子之時。周衰已甚。禮樂淪亡。猶幸魯僭竊之餘。尚存十一于千百。孔子此言。殆因敗以爲功之意也。東周可爲。卽公山叛人。無不可往。孔子救時之苦心。大不得已也。然則魯之守禮樂非乎。曰。非謂守之非也。冒而行之不可也。歌雍八佾。大夫儼然天子。君實啟之。其又奚尤。故人知周禮賴魯而存。予謂周禮由魯而亡。因讀明堂位。爰誌於後。

喪服小記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惟適孫得祭祖。外此雖支子之適子。亦與庶孫同。不得

祭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按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言爲庶母爲祖庶母蓋爲之喪主也若云爲後則此子業爲慈母後矣何得又爲庶母祖庶母後乎況以孫爲祖庶母後昭穆更不合邪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禘即王制祭統所謂時祭之禘也行於每歲午月上追自出之帝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爲合祭之大故又曰

大祫或曰經言以其祖配之恐止以始祖配諸祖不及也曰詳玩下文諸侯大夫士之文即知天子之禘當爲祫矣況確有王制祫禘之文可據乎辨見質疑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按武成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與此不同以書爲正追王之說與中庸不同以此爲正先儒泥中庸追王大王王季之文及緯書之說謂文王早已稱王且謂文王已追王大王王季號謚未定至武王時定之而周公之追王大

王王季乃以王禮改葬而其不改葬文王以其先以王禮葬故也凡此此皆誣妄之詞也緯書之言固不可信即中庸所云亦當善會章內言文王屢矣此復言周公成文武之德故於追王止言大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文勢如此此實包追王文王在內也不然豈小心服事如文王而及身稱王也哉

宗法詳見質疑

少儀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此言本坐之人有受於立者有授於立者則起而不坐若坐而不起是直情徑行矣舊解非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按聘禮賓介私覿宰於公左受幣是贊幣自左也覲禮既覲天子使諸公賜服太史致命公在左太史在右是詔辭自右也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

湆汁也少牢儐尸有羊肉湆羊匕湆豕匕湆羊肉湆湆中有肉者羊匕湆豕匕湆純湆無肉者此言羞有湆者蓋羊肉湆之類已有鹽梅之和故不以齊若大羹直是清汁不齊不必言也

尊壺者面其鼻

此專就人君說尊壺非謂尊與壺尊猶設也壺酒尊也

儀禮尊兩壺於房戶閒面其鼻言設君之酒尊者必以鼻鄉君玉藻云唯君面尊是也

學記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比年入學專言升入國學者葢十五入大學後乃中年考校如是五次乃爲大成而足以化民易俗也故曰此大學之道也考校是主教者之事而中年考校則就學

者言益入學者既比年皆有則考校亦必比年舉行特就其中分別其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者而異視之其未三年七年者則去年已考今年姑舍之可也如此則雖比年考校在入學者是二年一受考故曰中年考校考校在禘後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行于每歲午月必卜禘後乃視學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精其業也視學何爲考校也先儒信五年一禘之說謂不當禘之年亦待時祭之後然則何必言卜禘乎

樂記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按周人養老兼用燕禮饗禮食禮故文王世子篇所云養老是燕禮也此記所謂養老是食禮也其禮無可考見畧準公食大夫禮言之謂之食者但食飯而不用酒獻酬也鼎俎七牲用大牢割牲食禮不見養老則天子袒而親割也公與賓升之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葢醬爲饌之本故公親設養老天子亦親設也旣陳饌宰夫實飲酒于觶加于豐設于豆東三飯之後宰夫進漿飲于稻西是卽酳爵也庭實旣設賓遂飲漱奠於豐以降受幣乃復入卒食三飲食禮公不親酳養老則

天子親酳也食禮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舞凡所以敬老也

雜記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視牢具說具檀弓疏布輤四面有章車之飾也置于四隅載粻謂載粻于車之四隅倒文耳所以置于車之四隅者以乘車已載旃皮弁服道車已載朝服槀車已載簑笠等物于中故置粻于四隅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尊君也當時緣此賓弔亦由左則非矣泄柳因循未改其徒能復之故志之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虞祭皆以葬日爲始士葬月卒哭間日行祭大夫以上間月卒哭若亦間日虞則終虞與卒哭相去日遠于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竊意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間五日或七日若九日以虞之多寡與日之遠近爲差唯終虞與卒哭祔祭三祭接續行事詳見檀弓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日至在正月七月可以爲周正改月改時之證郊禘對言可以爲禘祭每歲舉行之證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

曲禮言凡摯諸侯圭而此文更詳其長短廣狹厚薄之度且降殺以兩形制昭然先儒信周官而謂子男執璧何也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即王制祭統所云時祭之禘行于每歲午月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於太廟而以太祖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即子月日至祭天於南郊之太壇而以祖配之也祖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也宗後世有功德之祖尊之爲宗與大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也周初始祖后稷郊亦配稷而文武並爲不遷之宗東遷之後乃以文王爲始祖武王爲宗說詳質疑○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所制特典蓋於季秋大饗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以配之明堂即覲禮見諸侯之宮其

方三百步。爲壇而四門者也。將祀明堂。亦告類宮。鄭氏牽孝經宗祀以釋此文。殊不合。

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用騂犢

太壇即南郊之圜丘。太折即北郊之方丘。下文太社。亦即此也。蓋以其至尊而言則曰太壇曰太社曰太折以其形而言則曰圜丘。曰方丘。名雖殊。其實一也。祭天地皆用騂犢第郊唯特牛。社則加羊豕而爲大牢耳。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太社。天子祭率土之地示者也。與郊對舉。無稷。王社。天子祭畿內之土穀者也。不與郊對舉。有稷。祭以勾龍后

稷。配國社祭竟內地而侯社祭一國土穀說詳質疑

祭義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左右路寢之左右也社稷王社侯社也考工記匠人營之

祭統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此言礿禘嘗烝與王制同而不兼諸侯且極言禘嘗之

義尤見正大發爵賜服歲歲舉行則禘之歲行益可見世儒以玉制祭統出漢儒不可信或且推爲夏殷之禮不思漢初諸儒去古猶近所言必非無本此不可信而必緯書曲說乃可從乎曲說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

深衣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玉藻

袪袖口也三袪者要尺寸之數三倍于袖口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袪爲七尺二寸齊又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衽襟也在左右故曰當旁袂可以回肘指腋下運肘處不言尺寸者人身長短大小不等不可

一定。當相體裁。制無過寬無過窄。可以回肘則已。深衣篇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即此也長中繼揜尺言袂之長也中猶當也言袂之長與手相當更餘一尺揜覆及肘而衣一幅袂一幅其長不足揜須別以布一幅中解之。繼續于左右袂方足此數故曰繼揜尺深衣篇曰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即此也袼領也以交而合故名袼二寸言其廣袪尺二寸黃先生云此言其不縫者純緣不縫則袂末二尺二寸是也緣即純也○從來言深衣者布幅廣二尺二寸度用指尺予因即予左手中指中節爲度以度予身脊至中指端凡長三尺八寸深衣衣一幅袂一幅合得四尺四寸去殺縫二寸四尺二寸在

除身脊至指端三尺八寸止餘四寸反屈之不能及肘
故知須布一幅分解繼續之也

古者深衣葢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
長無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續連屬也衽衣襟也他禮服上衣下裳不相連唯深衣
則衣之下際與裳之上際相連屬故曰續衽衣裳相續
獨言衽者衽綴于衣之左右舉衽則全衣皆舉且裳十
二片四片屬于左右衽既屬於衽則并此屬衽之裳亦
可爲衽而全裳亦舉矣故言續衽可以括衣裳相屬之
義也鉤謂鉤針密縫之也邊前後裳相合當脉下直垂
處也他禮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合唯深衣之裳

用布六幅。解爲十二片。四片屬于後衣。四片屬于前衣。四片屬于兩衽。皆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兩頭並闊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得五寸一頭闊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頭三寸闊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狹頭在要爲一尺二寸闊頭在齊爲二尺四寸正裁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四寸齊得四尺八寸三之要總得七尺二寸齊總得一丈四尺四寸是謂齊倍要一旁是織幅。一旁是剪口。唯前後中縫皆值織幅。旁屬者。一是織幅。一是剪口。此須反復縫之。然不必鉤也。唯腋下。前後裳邊縫合處。皆是剪口。必反復縫之。更密針鉤之。乃得牢固。故曰鉤邊。黃先生曰續衽。衣與裳相連屬之也。鉤邊縫合其前後也。深衣之所以得名由此。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袼當腋下縫合處黃先生曰從此而員之爲袂從此而削之爲要故須量度肘之出入以爲高下是也制十有二幅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之六幅則以二幅爲衣身長二尺二寸當腋處裁入下爲要旁屬袂二幅爲袂長與衣同一幅交解爲左右衽又以一幅中分繼續袂口爲拚覆裳上見袂圜應規者袂屬于衣從腋下量肘之出入裁入而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服時左右袂相合而員

玉藻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也曲袷如矩者衣領脰孔以袷二寸加之其兩端斜綴於兩衽兩衽交掩其袷自方

冠義

見於母母拜之

按儀禮冠者三加或醴或醮既畢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先儒疑之有謂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者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此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拜之異于衆子者考禮婦人之拜有二一肅拜一手拜肅拜者端肅立微俯躬非跪拜也手拜者手至地首至手跪

拜也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則此之拜受肅拜也毋拜子亦何嫌

鄉飲酒義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按下文云坐賓于西北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坐僎於東北言其方也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言其鄉也考儀禮鄉飲禮第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明言方與鄉故此義特詳之然射義有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未射之先其飲酒與鄉飲酒禮同其布席也賓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皆正鄉也二禮相通原可互見鄭註

鄉飲酒禮曰賓席牖前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亦是正鄉俗儒方氏不通經義乃創爲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僎面西南易正鄉爲偏鄉天下後世奉而行之莫有覺其非者是可歎也詳見質疑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

按儀禮第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不及齒序故此義詳之言六十者坐知唯六十以上者得與飲酒坐列言五十者立侍知五十以下者不得坐也故儀禮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即指五十者也註疏不察謂儀禮爲賓賢能此爲正齒位不思戴記冠昏射

鄉諸義皆就儀禮爲之發明間補其闕畧不能互明其義而强爲分析多見其支離也又孔疏謂儀禮之賓介皆以年少者爲之不更誣乎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賓介豆數有常此專指衆賓言儀禮未詳故義明之於此見鄉飲酒禮賓介之外衆賓皆以齒序不得相踰故儀禮獻衆賓升拜受者唯賓長蓋鄉黨莫如齒理宜然也

射義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

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按儀禮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其終奏貍首以射而衆耦之大夫士不以采蘋采蘩鄉射卿大夫士飲酒于鄉而射也其終奏騶虞以射而記又言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若以此義文爲正則鄉射用騶虞爲僭矣豈儀禮亦不可信乎此不可解闕之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